



伦敦有 110 名候选人竞争 8 个席位。年仅 19 岁的张敬龙是唯一的华裔，也是仅有的 5 名独立候选人中的一位。

放眼欧洲，英国华人在民主选举中走在了前列。从建立自己的网络，发展自己的社团，到培养自己的候选人，所有这一切，相对于所在国成熟的民主体系来说，仅仅是做了基本功课，未来的突破点在哪里，也许欧洲华人可以从 2009 年欧盟选举中学到更多。

欧盟大选，华人的机会在哪？

>> 曾飏

6月4日，欧洲议员大选开始投票。所谓欧洲议员（MEP），是目前欧盟 27 国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中的代表。根据人口比例，各国欧洲议员人数不一。这场 MEP 选举，在动员选民人数上仅次于印度大选。

近年来，华人参政参选也蔚为潮流。但是欧盟内部存在巨大差异性，华人在各国的政治活跃程度不同。到目前为止，荷兰、英国、

法国等国的华人在参政方面更加积极和有经验。值得关注的是，4月20日，欧盟国家华人组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会，旨在分析华裔候选人在当地的参选策略，试图在全欧洲达成一个统一的支援网络。

据与会者透露，当时各国华人候选人之间辩论，只有来自英国的 19 岁候选人张敬龙提出了相对清晰的政纲，强调三点：降低伦敦唐人街租金；解决中文学校经费来源；处

理黑工造成的社会问题。

回顾 MEP 历史，迄今只有英国与荷兰的华人角逐过 MEP 职位。2005 年，曾有荷兰华人参选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在 2006 年，英国华人发起了“华人参政计划”（BC Project），英国华人律师李贞驹（Christine Lee）女士是这个项目的推手。走过 3 年时间，设立电台，做研讨，这个项目终于迎来了一个亮点：张敬龙的参选。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，张敬龙

是目前欧洲唯一参选 MEP 的华裔候选人。

华人从政现状：一个年轻的特例

5月9日，笔者在伦敦唐人街一家KTV包厢里，采访了张敬龙先生和他的竞选顾问胡沛成先生。胡沛成是伦敦国际广播电台华人节目DJ，张敬龙曾经在该电台当过志愿者，后也变成一名DJ。张敬龙父亲是香港人，母亲是非律宾人，全家8年前移居英国，8年后，张敬龙站出来竞选MEP。

胡沛成对张敬龙的评价，“一个能够和别人迅速拉近距离的人”，他买一包口香糖也能和售货员热情地聊天问好。生性活跃的张敬龙对于社会活动有着高于同龄人的热情。在参选MEP之前，他服务所在的社区，区议员曾邀请他参加今年的地方选举。张敬龙也因自己的社会活动，赢得了一些奖项。

关于竞选，胡沛成说，他们至今没有自己的固定办公室，有时候，做生意的朋友帮忙，才可以临时使用他们的办公室。而KTV包厢不时也充当一下吃饭和办公的场所。

参选MEP需要交纳5000英镑的保证金，出身平凡的张敬龙，通过网络和现场活动，发起了“一人一镑募捐”活动。他从李贞驹律师行获得1000镑资助之后，通过他个人的努力，终于筹足了保证金，使他有资格成为伦敦选区的候选人之一。

张敬龙的出场，有麻雀虽小、五脏俱全的架势，竞选顾问、登记报名、造势拉票、政纲分析和法律咨询都已经具备。按照他的计划，他每天需要参加三个活动，见一家社团。实际上，他都超额完成。在投票进入最后一周，他开始跑到伦敦最繁华的牛津街站台拉票。

在欧盟国家逐渐右转的时代里，华人开始涉入政坛，除了学习选举规则之外，将面临一些特定的挑战和局面。第一，面对潜在的种族主义威胁，华人能否齐力推举同一候选人？第二，华人的政纲会不会呈现一种反种族主义的“种族色彩”？本文结合张敬龙的例子，全面探讨海外华人参政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。

华人参政的挑战

华人在英国政治版图上几乎是个空白，声音相当微弱。2008年，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之后，英国也讨论会不会有一个黑人首相，但是这个话题持续了几天就消失了。

如果以议员作为成就指标，来评估华人参政的成就，则华人几乎是隐身状态。英国

有西敏寺议会（贵族院和平民院）、地区议会（北爱、苏格兰、威尔士三地）和市郡议会三个层级。平民院的议员，就是MP（member of parliament），实际的权力核心，当中至今没有华人。而上议院议员、地区议会和市、区议员中，有一些华人身影。但是，与其他族裔（如印巴等地区民族）相比，相当弱势。上议院议员，邓莲如女男爵（Lydia Selina Dunn）是目前唯一的一例，其成名是香港回归前，在英国议院流泪陈情，要求英国政府在回归之后，给香港移民以居留或入籍待遇。但是上议院议员不是普选选举产生，看的是个人的声望和资历，门槛极高。

欧洲议员是一个新机会。英国MP投票是单一制（first-past-the-post），类似于赛马，谁第一个冲过终点谁就赢，赢者通吃，规则简单。在这种规则下，华人人口被稀释在全英646个选区内，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力。以伦敦为例，有73个MP选区，每个区的选民只能投该区MP。因此，即使伦敦有20万华人，但被选区分流，加上同胞投票热情不高，没有可能当选。

欧洲议员选举采取了一个比例制投票。英国分成12个选区，一个区内，有若干个席位。伦敦就是一个选区，有8个席位。这就意味着，假如伦敦有20万华人，理论上可以不受自己居住区的限制，全部投给一个候选人。

伦敦华人口集中的优势，是张敬龙看重的突破点。到目前为止，伦敦有110名候选人竞争8个席位。年仅19岁的张敬龙是唯一华裔，也是仅有的5名独立候选人中的一位。

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，强调了独立、少数族裔和年轻人这三大关键词。根据笔者观察和了解，所谓独立，是指不依靠任何政党力量来参选，自己打造选举机器。少数族裔是张敬龙主攻的票仓，这个落点结合他中国和菲律宾的背景，希望带来足够的选票。年轻，也是张敬龙非常看重的优势，他觉得自己可以带动身边的青年人来关注政治；在媒体资源方面，博客、youtube、twitter、Facebook这些在去年美国选举中常见的工具，已为张敬龙团队所娴熟地使用。

华人参政，特别是参选，政党政治是

一个必须面对的命题。所谓政党政治，就是依托党的选举机器和资源，来展开选举活动，吸引选票。但是，英国政党在推选出一个候选人之前，会考察这个人在当地的号召力，对本党的忠诚度，以及在党内的人脉资历。一个地方的议席，不管是全国性还是地区性的，被党内一个家族垄断也不鲜见。比如，曾经在中国大陆被介绍过的Tony Benn，他是老工党的代表人物，如今他年仅18岁的孙女，将会代表工党出战下次大选，虽然有反对意见，却盖不过Benn家族在党内的强势。因此，以人脉和时间积累而言，今天的英国华人至多算第五代，任何时值新生代的华裔，党内

年头都没有熬够，想要在白人为主流的英国政党中脱颖而出，获得提名都很困难。

迄今为止，级别最高的华裔议员是北爱议会的议员卢曼华女士。卢曼华女士的竞选活动，曾经在当地华人媒体中受到关注，但是决定其当选的还是她背后的党——北爱民

族联合党（Alliance），目前是北爱地方议会第五大党，占据议会108席中的7个席位。

华人选战实力仅仅局限于市议员这一层。而绝大多数仍然是依靠党派力量，如伦敦红桥区议员陈德梁就是仰仗保守党。稍有突破的要数威灵顿郡议员成世雄，当初他与当地自民党发生冲突——自民党希望他为党内另外一名候选人让路，贡献他的票源——成世雄愤而退党，改走独立候选人路线，结果当选。但是这种模式，其他华人很难复制。

政党支持这个重要的选举因素，在欧洲议员选举中也是至关重要。在上一届欧洲议员中，78名英国籍的欧洲议员中，没有独立候选人。

抛开政党机器，张敬龙押宝在少数族裔和提升投票率两个策略点上。张敬龙的父亲是香港人，母亲是非律宾人，因此这两个族群是他的票仓。以华人为例，根据2001年人口调查，英国大约有24万华人，绝大多数在伦敦。目前伦敦有8个欧洲议员的数额，由于欧盟议员采取的是比例制投票，根据胡沛成估算，参照上届的数据，如果张敬龙能够拿到1.5万多张选票，他基本上可以当选。

但是胡沛成坦言，华人社区投票没什么统计数字，根据他的估算，华人社区的投票

以人脉和时间积累而言，今天的英国华人至多算第五代，任何时值新生代的华裔，党内年头都没有熬够，想要在白人为主流的英国政党中脱颖而出，获得提名都很困难。



5年一届的欧洲议会选举是全球规模空前的跨国选举，将通过直选选出欧盟27国的736名欧洲议员。

率低于10%。10%是一个相当低的比例，却也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目标。2004年欧盟大选，英格兰投票率是35%，其中80%选民投了英国三大党和英国独立党的候选人，而独立候选人的选票不足1万张。

张敬龙想依靠个人努力，将华人投票比例拉高，至少超过1万张上限，看起来是非常困难。英国民调机构YouGov5月份调查数据预测，英国保守党、工党和自民党将瓜分8个席位，分别是5、2、1的分配结果。2008年，YouGov曾经准确地预测了保守党鲍里斯当选伦敦市长的票数，预测力非同一般。

如果以卢曼华女士的竞选路线为参照，张敬龙也可打少数族裔牌，但是他的“独立候选人”，是一个相对初级的政治运作，实际上是一种个人行为。因为卢曼华女士在北爱的贝尔法斯特以当记者和组织华人社团起家，深耕了超过30年，她参选背后是北爱地区的第五大党民族联合党在支持。这个联盟在北爱的政治版图中，避开北爱天主教民众和亲英派的对峙，抓住了中间选民。相比之下，张敬龙出生于香港，11岁移民英国，在伦敦才8年。

主流话语外的开垦

竞选活动需要大幅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而张敬龙团队所能覆盖的媒体，主要限

于中文媒体。以伦敦为例，他接受过BBC中国网和凤凰卫视欧洲台的采访，《星岛日报》（粤语读者为主）、《英中时报》（大陆背景）和《伦敦时报》（大陆背景）有所报道，基本上是华人圈内的造势，且以这4家的功效加总，对华人社会仍然缺乏号召力。在目前英文媒体中，除了菲律宾背景的社区报纸，其他主流报纸根本没有对张敬龙进行报道。

平心而论，MEP选举，主要是政党行为，借助党的选举机器，各党力推自己的候选人。在独立候选人群体中，张敬龙表现已经足够活跃和努力，但是，媒体不会无缘无故地给候选人过多的曝光，更不会因为你是华人，就给你更多曝光机会。

在英文媒体中，MEP选举讨论集中三大话题：第一，大选结果对布朗前途的影响；第二，英国右翼政党不列颠民族党、英国独立党是否会取得突破；第三，英国的欧洲政策走向如何。显然张敬龙的参选不能让媒体找到兴奋点，没有呼应这三个大话题。

张敬龙选择了一个非常“不政治”的定位，他强调自己不是一个政治人（politician），而是一个协调人（mediator）。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定位，试图规避“政客”的传统形象，从积极方面来说，这是一个实用灵活的策略；但是，也有沦为没有主见者的嫌疑。特别是在英国这样一个选举国家，政治人物可以有灵活的手腕，但是也需要一个 integrity（品质），

选民不相信一个不敢对着民众大声地说“Yes”或“No”的候选人。

张敬龙和其他欧洲华人社团所热衷的华工流动，是一个非主流的窄话题。这个话题在华人社区中非常受关切，符合张敬龙主攻华人选票的定位。但是这个路径至少面临两大障碍物：

第一，如果走出华人社区，它将成为一个不是非常讨喜的选项。以英国为例，内政部在用工上鼓励中餐馆引入非华人劳工，理由是餐饮应该能够制定一个标准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掌握。显然这一规定低估了中餐的特殊性，但是政府在严控劳工方面的立场，非常清楚。尤其是随着英国不列颠民族党的快速崛起，英国社会开始担忧黑工问题会刺激本土民族情绪发酵。

第二，一个窄化的利益诉求，并不是一个MEP应有的全部纲领。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，他必须对主流的话题，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。

6月4日，欧盟投票开始。张敬龙的团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。放眼欧洲，英国华人在民主选举中走在了前列。从建立自己的网络，发展自己的社团，到培养自己的候选人，所有这一切，相对于所在国成熟的民主体系来说，仅仅是做了基本功课，未来的突破点在哪里，也许欧洲华人可以从2009年欧盟选举中学到更多。☐